

# 《翻譯季刊》

## *Translation Quarterly*

二零二一年三月 第九十九期

No. 99, March 2021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1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99

\*\*\*\*\*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



#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 創刊主編 **Founding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 榮譽主編 **Honorary Chief Editor**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 主編 **Chief Editor**

李德超 Li Dechao

## 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s**

陳嘉恩 Shelby Chan

李波 Li Bo

劉康龍 Liu Kanglong

##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陳潔瑩 (主席) Elsie Chan (Chairperson)

張其帆 Cheung Kay Fan Andrew

李德鳳 Li Defeng 李忠慶 Lee Tong King

龍惠珠 Lung Wai-chu Rachel 潘漢光 Joseph Poon

鄧彧 Duncan Poupard 邵璐 Shao Lu

洪蘭星 Stella Sorby 鄢秀 Yan Xiu Jackie

王斌華 Wang Binhua 鄭冰寒 Zheng Binghan

Sara Laviosa

##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Mona Baker

林文月 Lin Wen-yueh Cay Dollerup

羅新璋 Luo Xinzhang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Wolfgang Lörscher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楊承淑 Yang Chengshu

## 編務經理 **Editorial Manager**

劉中柱 Liu Zhongzhu



## 編者的話：

本期為《翻譯季刊》第九十九期，共收錄六篇研究文章和一篇書評。張美芳、張簫雨和曾維欣採用量性質性結合的研究方法對《毛澤東語錄》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同志”的翻譯進行了對比研究，揭示了不同時期國內政治文獻翻譯的特徵和成因。作者指出，譯法的轉變展現了翻譯界對翻譯和翻譯研究關注重點的變化，並揭示了翻譯與社會政治之間的相互影響。郭聰和楊承淑採用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法和檢驗程式，對訪談稿進行分析，得到 33 個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一級編碼，最終形成八個能力範疇。該模型的建構可望為國際醫療語言服務人才培養設定目標，為教學方法和課程設置提供理論依據。梁志芳和邵璐採用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了中國特色話語“一帶一路”在美國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中的接受與傳播情況，揭示了三大媒體對此倡議的認知狀態及其情感態度。研究表明，中國特色話語外語譯名的規範工作及對“倡議”性質的宣傳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部分美國媒體將“一帶一路”塑造為中國謀取地緣政治訴求的工具。蔣莉華以話語口譯理論模型為基礎，以話語口譯篩檢程式為工具，具體分析香港的雙語庭審過程中口譯員的具體決策行為。研究發現，法庭口譯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全中立，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介入整個法庭口譯過程中。楊曉華和祖贊從譯介主體、譯介過程和譯品接受三個方面分析舞鶴《餘生》的異質性文學書寫和白睿文的英譯過程。研究發現，漢學家白睿文秉承“存異倫理”和“創新倫理”，通過翻譯將目的語讀者群轉變為異地的離散群體，讓其追尋霧社事件的歷史事實，與原住民族群進行跨文化交流與對話。王昱和範武邱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旅美華人譯者通過翻譯重塑中國國家形象的譯介實踐進行考察。研究證明，通過對翻譯題材的理性選擇、對譯介內容的詳細考證和勘誤、善用副文本闡釋中國文化元素以及歸化和異化兼顧的翻譯策略，譯者實現了中國傳統經典在疆界和文化上的跨越，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中國的外部形象。本期亦收錄一篇書評，柏雲飛對中譯本《從北京到曼德勒：末代帝師的中國西南紀行》進行了評述，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試圖引起讀者對於早期來華外國人遊記中譯本品質問題的重視。

李波

二〇二一年三月



## 目錄 CONTENTS

iii 編者的話

### 論文 Articles

- 1 從不同時代對“同志”的英譯看政治  
文獻翻譯的變化 張美芳 張簫雨 曾維欣
- 13 國際醫療語言服務能力模型的紮根  
理論研究 郭聰 楊承淑
- 45 “一帶一路”術語的英譯及其在美國的  
傳播——基於美國三大主流媒體  
相關用詞的分析 梁志芳 邵璐
- 61 法庭口譯員的過濾行為：香港雙語  
庭審案例分析 蔣莉華
- 73 《餘生》的異質性文學書寫在北美的  
譯介研究 楊曉華 祖贊
- 89 建國初期旅美華人譯者國家形象重塑  
探析 王昱 范武邱

### 書評 Book Review

- 101 莊士敦的文化苦旅：中譯本《從北京  
到曼德勒：末代帝師中國西南紀  
行》評述 柏云飛
- 109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 113 Subscription and Order Form



# 法庭口譯員的過濾行為：香港雙語庭審案例分析

蔣莉華

**Address:**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E-mail:** lhjiang@hunnu.edu.cn

**Correspondence:** Lihua Jiang

**Citation:** Jiang, Lihua. 2021. "The Court Interpreter's Filtering Actions: the bilingual legal proceedings in Hongkong." *Translation Quarterly* 99: 61-71.

## ***Abstract***

The Court Interpreter's Filtering Actions: the bilingual legal proceedings in Hongkong (by Lihua Jiang)

*The court interpre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Thus, the research begins to focus on court interpreter's role. Departing from the 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 (TRIM), this paper applies Interpreting Filter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corpus for case analysis comes from Hong Kong bilingual courtroom. After analyzing the court interpreter's discours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preter is involved in the whole court interpreting process rather than being completely impartial or neutral.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ing filters" will make the interpreter's decision-making transparent and provide a new insight for court interpreter training.*

## 一、法庭口譯員的角色困境

隨著經濟全球步伐的加快，國際間的人口流動越大，人們跨國從事經商、開工廠、運輸、旅遊、購物、結婚等活動，其中部分人由於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觸犯了當地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不得不在他們不熟悉的法律面前接受審判，這一切都使得法庭口譯服務需求急劇增加。法庭口譯人員在雙語庭審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長期以來，由於翻譯學界以及司法界普遍認為法庭口譯人員應該保持完全中立，進行字對字的翻譯，不應該以任何方式介入整個庭審過程，這種誤解給法庭口譯人員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在學者們對法庭口譯所進行的各類研究中，口譯員的角色定位已經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法庭口譯員在翻譯過程中總是面臨著許多的窘境，Fenton (1997, 31-33) 曾指



出，在具體的庭審口譯中，“律師一方面擔心他們採用的法律語言策略沒有被口譯人員傳達，一方面又擔心因為譯者的介入，律師的權威性受到挑戰”。法庭口譯的職業規範條例（Code of Ethics）對口譯員的行為準則做出了具體的規定，認為法庭口譯人員應該做到完全中立，採取不偏不倚的立場（Berk-Seligson 1990；Fenton 1997；Mikkelsen 1998；Hale 2008）。而另一方面，口譯員在適當的時候主動地掌控交際過程，充當了“調解人”（conciliator）的角色（Merlini & Favaron 2013, 212）。作為法庭上唯一具有雙語能力的譯員，被不通曉本國語的訴訟參與人當作救星，期望在法庭上得到更多的協助和諮詢，其角色更為“顯形”。在此情景下，法庭口譯人員“在一定場合會對自己的法律客戶提供諮詢”，“保證客戶獲得相關資訊，並能自主地把控整個交際活動”，“對帶有種族或者文化歧視類的陳述內容或是結論提出質疑”（Roberts 1997, 13）。

近年來，隨著雙語庭審口譯在中國出現頻率的增多，華人學者也對法庭口譯進行了相關研究，包括對各國法庭口譯歷史的梳理，其中吳雅珊（Ng 2018）詳細介紹了香港法庭口譯體系，吳遠寧（2016）介紹了美國法庭口譯的歷史，趙軍峰、陳珊（2008）則將中西法庭口譯進行了比較；也包括對口譯人員角色的探討：梁倩雯（Leung 2015）探討了強姦案中譯者如何處理法律相關的筆譯和口譯，餘蕾（2015）描述了外刑事庭審語境與口譯員角色困境，趙軍峰、張錦（2011）通過將法庭口譯員比作“機構守門員”剖析其角色特徵，朱波、高虹（2015）指出了法庭口譯中的衝突和口譯員的兩難處境。由於法庭口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入社區口譯的範疇，因此社區口譯的譯員角色研究也有提及（任文 2010/2011；Jiang 2011；Jiang et al. 2014）。

法庭口譯是一個紛繁複雜的活動，交際各方在交談中受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享有的說話權利和應盡的說話義務不同。譯員除了具備良好雙語能力、文化知識和相關專業知識之外，還應該具有出色的話語交際能力，瞭解口譯過程中的各種話語連貫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參與交際活動當中，靈活機動地處理口譯中出現的各種交際困難和障礙，有效地促進談話雙方的成功交流。以往學者對譯員行為的討論，以及職業規範中對譯員行為的規定過於籠統和寬泛，在具體庭審中譯員無法判斷是否可以介入庭審內容、以怎樣的方式介入、介入的程度可以多大。有鑑於此，本文將以話語口譯理論模型為基礎，以話語口譯篩檢程式為工具，具體分析香港的雙語庭審過程中口譯員的具體決策行為，以期在方法論上對現有的法庭口譯分析框架進行補充。

## 二、話語口譯篩檢程式

基於話語分析理論的話語口譯模型（簡稱 TRIM，Triadic Discourse Interpreting Model）（Jiang 2011）包含靜態要素和動態要素。靜態要素包括交際情景（例如庭審的具體時間、地點、法庭特點等）、交際各方的認知知識構成（例如法官的知識構成、律師的知識構成、檢控官的知識構成、證人的知識構成、被告的知識構成等）、交際各方的話題中心、言語資訊的層次、句際中的語義連貫。動態要素指的是普通話語交際的言語行為序列（Tetradic Speech Act），即說話人 A 的言語，說話人 B 的回饋，說話



人 A 對說話人 B 回饋的回應，說話人 B 對說話人 A 回應的接受 (Mudersbach 2008)。

在 TRIM 模型框架下，“話語口譯篩檢程式”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Jiang 2011) 指的是口譯員利用篩檢程式將源語資訊轉換成目標語資訊的過程。過濾這些資訊的依次是話語目的篩檢程式 (Discourse Purpose Filter)、意義連貫篩檢程式 (Coherence Filter)、話題連貫篩檢程式 (Topic Continuity Filter)、語義素連貫篩檢程式 (Isotopic Continuity Filter)、知識構成篩檢程式 (Knowledge Filter)、利益篩檢程式 (Interest Filter)。

“話語目的篩檢程式”是用來檢驗源語資訊是否與交際話語的目的的一致。該篩檢程式假定所有話語雙方都基於 Grice 的“合作原則”(1975)進行合作式的交際，而譯員也基於此種合作原則採取適當的調節措施。例如庭審過程中，某一訴訟參與人的話語與整個庭審的目的不一致，口譯人員可能進行資訊的過濾和刪除。“意義連貫篩檢程式”將單個資訊置於上下文情境中，涉及口譯員對資訊的重組(總結、詳述或簡化)或完全刪減。為了讓另一交際方完全理解資訊，譯員需要對資訊進行重新構建以及添加附加資訊以澄清源語資訊。“話題連貫篩檢程式”將話語交際中的話題發展作為測定話語是否連貫的指標。話題的連續性通過反復的或衍生的話題發展起來，而隱含的話題連續性通過語境或假設，與接受者建立主位-述位元 (theme-rheme) 推進模式。“語義素連貫篩檢程式”從 Schultz-von-Thun (1981, 27) 的交際理論發展而來。該理論認為，所有的話語資訊都包括四個層面的意義：事實 (factual)、訴求 (appellative)、關係 (relationship) 和自我暗示 (self-indicative)。該篩檢程式是對話題連貫篩檢程式的補充，建立了語義連貫之外的語用連貫。“知識構成篩檢程式”來自認知知識體系的概念 (Mudersbach 1991)，知識體系包括語言知識、文化知識、機構專門知識體系 (例如庭審知識)。“利益篩檢程式”主要是基於 Fairclough (1989, 248) 提出的“語言即權力”的社會語言學概念。在通過該篩檢程式時，口譯員若發現話語雙方利益有權力衝突，需要通過調解的話語來平衡相悖雙方的利益，達到順利交際的目的。

口譯員將源語資訊依次通過以上的篩檢程式後產生不同類型的目標語資訊，目標語資訊根據處理策略的不同可歸納為 (Wadensjö 1998; Rosenberg 2001)：(1) 零目標語資訊 (Zero Target Message)，即完全刪除源語資訊；(2)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的第一類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Type I)，即通過增減話語的方式進行語言重組；(3)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二類 (Partially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 Type II)，向源語說話人尋求進一步的解釋；(4) 完全改變原意的目標語資訊 (Variant Target Message)，例如通過緩和話語來協調雙方的矛盾和衝突；(5) 逐字直譯的目標語資訊 (Invariant Target Message)。在過濾資訊的過程中，口譯員接收到源語資訊後經過 7 條不同的路徑，產生 5 類目標語資訊，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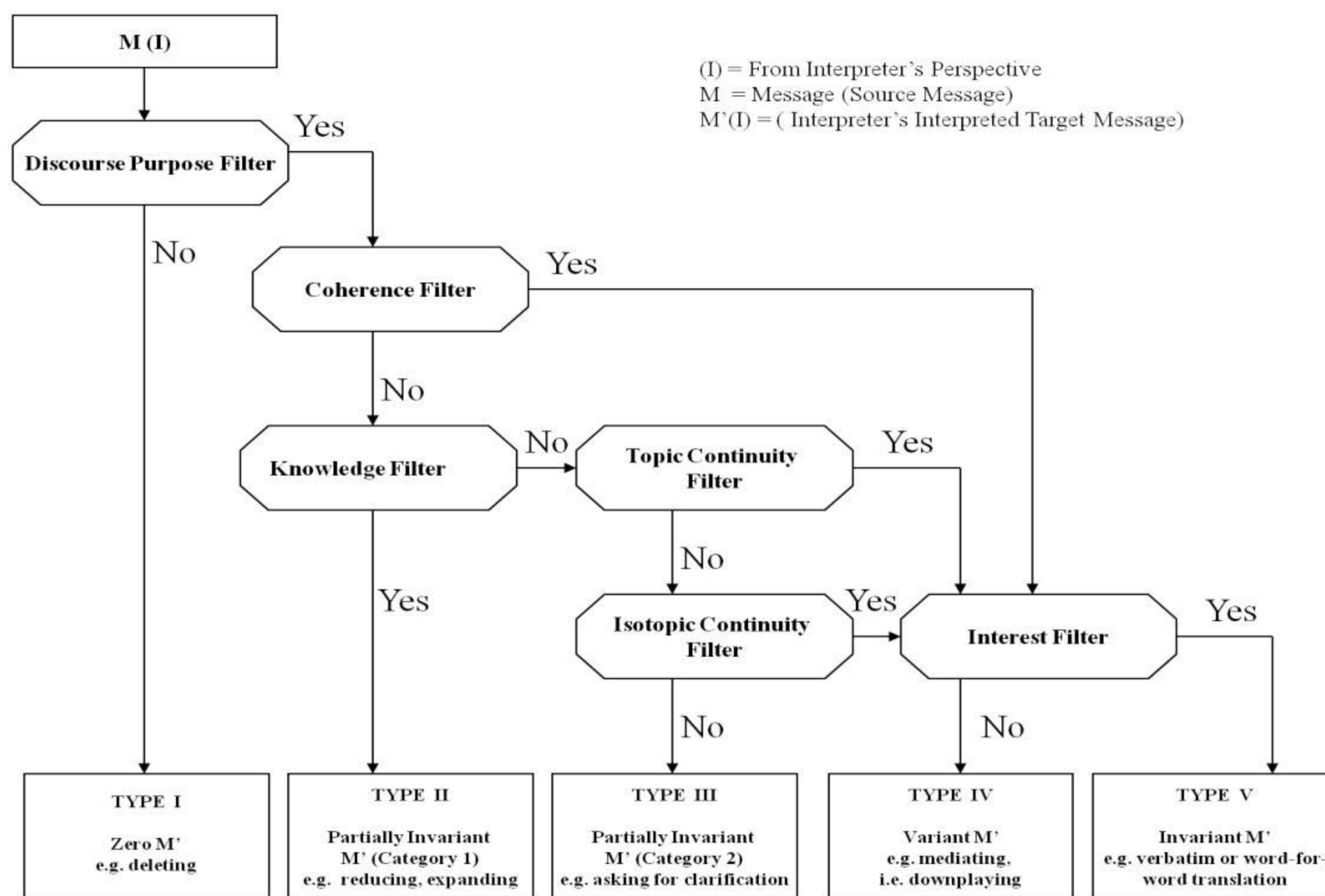


圖 1: 譯員的過濾資訊過程 (Jiang 2011, 131)

### 三、案例分析

#### 3.1 語料背景

以下分析材料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梁倩雯博士 (Dr. Ester S M Leung) 團隊共同合作的項目 (<http://cpdb-arts.hkbu.edu.hk/>) 中案件 1 的 12 號轉錄文本/錄音。語料為 2005 年秋香港高級法院受理的性侵審訊。在審訊中，被告在法庭譯員的幫助下接受控方律師的盤問，案件 1 的整個訴訟過程包括 18 盤轉錄的錄音帶，其中 6 盤錄音帶是目擊者的錄音，12 盤錄音帶是被告的錄音。在案件 1 中，被告姓名縮寫 **t c s** (曾做過電子銷售的羽毛球教練) 被指控從 1998 年到 1999 年強姦了 3 名少女 (姓名縮寫為 **s k k**, **l h y** 和 **l w y**)。目擊者是 13 歲女孩 **l h y**，她曾是被告的羽毛球班的學生。**L m f** 是 **s k k** 的前男友。

語料中的源語說話人是講英語的控方律師 (縮寫為 **BPE**) 和講粵語的被告 (縮寫為 **DC**)。譯員的中英文翻譯分別縮寫為 **ICT** 和 **IET**。音訊的轉寫中使用了一些語言學標識：“=” 標識表明話輪的重疊，大寫的字母表明語氣的強調，“:” 分號標識遲疑和短暫的停頓，“{” 大括弧朝內標識語速加快，大括弧朝外 “}” 標識語速減慢，“[]” 中括弧標識非言語資訊，“(2.5)” 小括弧裡面的數位識別碼停頓的秒數。

#### 3.2 語料討論和分析

在所摘錄語料的開頭，辯方律師 (Barrister Defendant English, **BDE**) 首先用英文介紹了 3 名目擊者之間的關係，並簡要概括了強姦案。被告人曾告訴受害人 **skk** 說他



與別人結婚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更好的住房。

1: BDE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my lord then asked this defendant was did you tell s k k and again his answer was yes then he explained that he told s k k because em h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with l to get the unit (.) so i suppose i believe as i said and that' s why i have to put forward this stop hand indeed he said he did tell s in because they wanted to get a house no matter it was a sham or whatever they leave it aside

2: [voices overlapped]

3: BPE when did you tell s k k

4: ICT 你系幾時話俾 s k k 聽

5: DC 九七年

6: IET ninety seven

7: BPE a: ninety seven

8: ICT 系九七年啊

9: BPE when she thought she was pregnant

10: ICT 啫系佢: 以為自己有 b b 嘅時候

11: DC 我真系不記得 (.) 系邊一日喇

12: IET i really can' t =remember which day

13: DC = 三年前喇律師先生你系咁質問我 [crying] 我都答你唔到嚟

14: IET mister counsel it' s three years ago i can' t give you an answer even if you continue with this question

15: BPE mister t (.) s k k was questioned for two and a half days to recount her experience three years ago

16: ICT 喺 = 關於

17: BPE = i am asking you about an IMPORTANT TRAUMATIC incident in y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s k k which you said was CARING and responsible now are you seriously saying tha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was you TOLD her (.) this girl who loved you and who you loved and you can't REMEMBER when it was that you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marry someone else (.) is THAT what you' re saying

18: ICT 喺就三年前嘅事呢 s k k 呢都被盤問咗呢兩日半嘅咁而家問你嘅呢系一件呢系重大嘅事情嚟嘅因為呢系發生響: 你啦同埋呢一個根據你所講啦系咁關心你啦同埋呢系 a: 你想向佢負責任同埋呢你系咁愛佢同埋 } 佢咁愛你嘅 (.) 女童嘅身上 { □ 你真系不記得你系幾時話俾佢知你打算同另外一個女人結婚呀 }

19: DC 我同佢講我同你講我而家 (.) 嘅腦海裡便我記得喺九七年嘅事 (.) 我同佢講 (.) 我話 (.) 我會同 l 去有一間臨屋因為要需要而家要結婚因為如果純啫系啲啲證明唔夠所以我而家會同佢結婚希望將來會換啲大啲嘅屋



- 20: IET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now in nineteen ninety seven i told s k k that i would be marrying l to acquire a housing unit because there was not sufficient proof to get that at that time and i told her that in the future a bigger unit could be obtained after the marriage
- 21: BPE and what did she say
- 22: ICT 咁 s k k 聽到之後跟住點啊
- 23: DC 都有反應
- 24: IET There was no response
- 25: (38.0)
- 26: BPE during the day you gave evidence about this em what you said about er s k k playing trick on l m f do you remember that
- 27: ICT 嗱你俾證供嘅時候呢提曾經呢系提過呢關於 s k k 呢系整蠱 l m f 嘅事系咪?
- 28: DC 系
- 29: IET yes
- 30: BPE telling she liked him and then telling she didn' t like him
- 31: ICT 啫系話呢最初呢就話俾: l m f 聽呢佢鐘意佢後來又話俾佢知佢唔鐘意佢系咪? =
- 32: DC = 系
- 33: IET yes
- 34: BPE that sort of (.) silly little trick that is of an immature girl isn' t it
- 35: ICT 咁呢一類呢系一啲好唔成熟嘅女仔玩嘅啲好傻嘅玩意嚟 □ 系咪?
- 36: DC 我唔知系咪
- 37: IET i don' t know if that' s true or not
- 38: BPE that' s pathetic isn' t it?
- 39: ICT 咁系啲好:: em:: (1.0) 好傻嘅嘢嚟 □(1.0) 系好 (.) 咁樣做呢系好系好可憐嘅嘢嚟 □
- 40: DC 大人有時都會 =
- 41: IET =some (.) sometimes adult would do that

在挑選的 41 個話輪的香港雙語庭審語料中，法庭口譯員有 19 個話輪。通過分析發現，除了完全對等的語言資訊通過逐字翻譯成目標語資訊的 8 個話輪，還包括完全刪除源語資訊的過濾行為（僅為話輪 18 的一部分），部分保留源語資訊的第一種類型，即刪減和增加資訊的過濾行為（6 個話輪），以及完全改變源語資訊的協調型過濾行為（4 個話輪），如表 1 所示：



表 1: 語料中法庭口譯員資訊的類型

	類別 I 零目標語資訊	類別 II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一種類別	類別 III 部分保留的目標語資訊第二種類別	類別 IV 完全改變源語資訊目標語資訊	類別 V 逐字直譯的目標語資訊
話輪數目	0	6	0	4	8
占比	0	33.33%	0	22.22%	44.44%
具體話輪	話輪 18 第 4 部分	話輪 10, 話輪 14, 話輪 20, 話輪 22, 話輪 31, 話輪 37		話輪 18, 話輪 27, 話輪 35, 話輪 39	話輪 4, 話輪 6, 話輪 8, 話輪 24, 話輪 27, 話輪 29, 話輪 33, 話輪 41

從表 1 可以看出，逐字翻譯源語資訊的行為占翻譯資訊大部分（占比 44.44%），主要是因為現場很多資訊只需要證人或者被告回答“是”或“不是”，同時也因為法庭口譯在規範上對譯員有嚴格的職業要求。表 1 顯示，除了逐字翻譯，由於檢控官和被告在語言和文化的差別，法庭口譯員需要通過增補、刪減詞語或者調整語序來幫助雙方進行有效溝通交流，因此部分保留源語資訊的第一種類型佔有較高的比例（占比 33.33%）。分析中也發現，儘管專業的法庭口譯員一般情況下會保持中立，不以任何形式介入庭審，但在實際口譯活動中，為了協助雙語庭審的順利進行，會或多或少地介入庭審（占比 22.22%），同時緩和了律師和檢控官提問的語氣。以下部分將就類別 I、類別 II 和類別 IV 的目標語資訊過濾過程進行具體分析。

### 3.2.1 完全刪除

根據話語過濾的路徑來看，只有完全不符合話語目的的話語才會被譯員完全刪除，這種情況一般比較少見。完全刪除的現象在以上選段中僅存在於話輪 18 的最後部分，譯員刪除了檢控官“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可能是譯員認為，這部分內容跟前面所陳述的部分重合，重複翻譯同樣的內容會令庭審延緩，而刪除該部分並不對整個交流產生影響。過濾過程如下：源語資訊經過“話語目的篩檢程式”，譯員發現源語資訊“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不符合話語目的，此處回答為否，因此產出了類型 1 的零目標語資訊，即完全刪除源語資訊。

### 3.2.2 語言重組

中西語言和文化上存在區別，同時法律專業語言也對譯員的語言處理技巧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因此譯員通過增減等方式進行了語言重組。

在話輪 10 中，譯員將源語資訊中的“pregnant”調整為了“有 b b”，語體上更加口語化，可能是譯員希望在翻譯時將“懷孕”一詞明晰化，方便被告如實回答。過濾



過程如下：源語資訊經過“話語目的篩檢程式”，譯員發現源語資訊符合話語目的，此處回答為是；於是繼續經過“意義連貫篩檢程式”，譯員發現如果逐字翻譯可能出現意義理解上的偏差，此處回答為否；於是繼續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發現英語源語中“pregnant”如果直譯，可能會讓被告有機會以在懷孕初期自己不知情來辯解，從而影響證詞的信度。

在話輪 14 中，譯員將“mister counsel”放到了“it's three years ago”之前，進行了句式的調整，同時加上了 if 引導的條件狀語從句，將被告的立場表達得更加清楚，即如果檢控官繼續追問這個三年前的事情，被告將無可奉告。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中文源語中的“你系咁質問我”加上被告當庭痛哭的體態語，需要增添資訊才能表達被告對這個問題的強烈抗拒情緒。

在話輪 20 中，譯員刪除了中文源語資訊中的“我同佢講”和“我同你講”等插入語，刪除無關資訊以精簡資訊，有利於庭審更加高效地進行。譯員將源語中另一個“我同佢講”中的第三人稱明晰化，用被害人 skk 的名字來替代，使得人稱指代更加清楚。譯員在英語目標語資訊中加入了“to get that”，將被告以獲得大房子為目的的結婚進行了中立化的處理，避免因為被告的回答不當而成為控方的把柄。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中文源語中的插入語對於整個資訊沒有太大影響，從而刪除，同時為了讓人稱代詞的指代更加明晰，譯員將其所指具體翻譯出來。為了避免因為因果關係處理不當而造成的理解偏差，譯員也通過加入表目的的不定式來處理資訊。

在話輪 22 中，譯員將英語源語中的人稱代詞“she”明晰化，翻譯時用具體的人名 skk 代替，同時加上了時間狀語“聽到之後”讓提問更有針對性，更能獲得需要的資訊。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代詞指代明晰化，添補適當的時間狀語，才能讓被告更具體地回答問題。

在話輪 31 中，譯員使用了介紹性的開頭“啫系話呢”，增加了時間狀語“最初呢”，並將原文中的“him”替換為了男孩的具體名字 lmf，加入了反問的語氣“系咪”，將檢控官的責問語氣通過翻譯表達出來。過濾過程中經過“知識構成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代詞指代明晰化，添補適當的時間狀語，同時加上反問語氣，才能更好地表達檢控官的資訊中隱含的意義。

### 3.2.3 斡旋協調

在話輪 18 中，英文源語中檢控官窮追不捨地追問，質問被告和當時要結婚的之間發生的事情竟然會忘記，用“i am asking you about an IMPORTANT TRAUMATIC incident in your supposed relationship with s k k which you said was CARING and responsible now are you seriously saying that you can't remember when was you TOLD her (.) this girl who loved you and who you loved and you can't REMEMBER when it was that you told her you were going to marry someone else (.)”檢控官兩次用到“can't remember”來質疑被告證詞的可信度。譯員在處理這種質問語氣的時候，並沒有將檢控官的質疑翻譯出來，而是將語氣進行了緩和，可能是譯員認為，檢控官咄咄逼人的質問方式會讓被告產生反感甚至不合作，這樣無法進行有效地庭審和獲得需要的資訊。話輪 27 中，英



文源語檢控官再次提到“do you remember that”，通過問話技巧再次質疑被告證詞的可信度，譯員此時仍然沒有將檢控官的強烈語氣譯出，而是進行了緩和協調。過濾過程經過“利益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調整源語中強烈的質問語氣，才能更好地獲取證詞，於是譯員通過緩和協調的方式處理了源語資訊。

話輪 35 中，譯員在“immature”和“silly”前面加入了兩個“好”作為強調，通過這種方式將檢控官強烈的質問語氣表達了出來。話輪 39 中，譯員在“pathetic”前面加入了多個“好”來加以強調，以同樣地方式將檢控官的質問語氣表達出來。過濾過程經過“利益篩檢程式”時譯員發現必須將源語中強烈的質問語氣更加強烈地表達出來，才能讓證人的可信度得到質疑，於是譯員協調的時候加強了語氣。

以上通過對譯員過濾行為的具體描述和分析得出，法庭口譯員在真實的雙語庭審中，除了進行逐字的翻譯，還會根據兩種語言進行資訊的重組，甚至可能站在一方的立場調和法庭中出現的衝突和矛盾。由此可見，法庭口譯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完全中立，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或多或少地介入整個法庭口譯過程中。

## 四、結語

為了更好地處理法庭口譯員“中立”和“調解人”的角色困境，本文在話語口譯模型的框架下利用“話語口譯篩檢程式”分析了譯員各類決策背後的原因，讓譯員的行為在法庭口譯實踐中有理可循。從方法論上講，將“口譯篩檢程式”概念引入法庭口譯研究，可以對譯員話語的數量和特徵進行深度研究，也可以通過實證研究探究不同譯員話語類型出現的頻次，從而有助於瞭解語言的特殊性、交際中的誤解和文化差異等問題。在具體的法庭口譯實踐中，庭審之前可以基於話語口譯模型中的要素制定一份詳單，提前跟交際各方進行協商，以便他們更好地理解法庭口譯員在庭審中會通過增添、解釋和弱化話語等一系列行為來協調整個法庭口譯過程，從而有助於庭審更加順利地進行。在法庭口譯的教學時，課堂模擬實踐中可以採用話語口譯模型中涉及的要素及過濾過程來訓練學生的雙語知識、法律專業知識和文化知識，同時讓學生瞭解在法庭口譯的不同階段如何利用“口譯篩檢程式”來進行更好的決策和採取更有效的策略。

### 基金資助

本文得到湖南省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課題（項目編號：JG2017B037）和湖南師範大學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教學改革課題（項目編號：17JG11）的支持。

### 致謝

本文的語料得到了梁倩雯博士（Dr. Ester S M Leung）的授權使用和相關支持，再次特別致謝。



## 參考文獻

- Berk-Seligson, Susan. 1990.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Fenton, Sabine. 1997. “The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in the Adversarial Courtroom” . In *The Critical Link: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ed. by S.E. Carr et al., 29-3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rice, Herbert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Vol. 3, ed. by Peter Cole,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le, Sandra. 2008.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ole of Court Interpreter” . In *Crossing Borders in Court Interpreting: Definitions and Dilemmas*, ed. by C. Valero-Garcés & A. Martin, 99-12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Jiang, Lihua. 2011. *How Far Can a Community Interpreter Go?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Hamburg: Verlag Dr. Kovač.
- Jiang, Lihua et al. 2014.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he Interpreter’s role: 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 .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9(2):274-298.
- Leung, Ester S. M. 2015. “What Can a Bilingual Corpus Tell Us abou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ape T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3): 469-483.
- Merlini, Raffaella & Roberta Favaron. 2013. “Community Interpreting: Re-Conciliation through Power Management” .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2): 205-229.
- Mikkelsen, Holly. 1998 ““Towards a Redefinition of the Role of the Court Interpreter.” *Interpreting* (1): 21-45.
- Mikkelsen, Holly. 2000.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Manchester & North Hampton: St. Jerome.
- Mudersbach, Klaus.1991. “Erschließung historischer Texte mit Hilfe linguistischer Methoden” In Reihe historisch-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 des Zentrums für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318-362. St. Katharinen: Script Mercaturae.
- Ng, Eva N. S. 2018. *Common Law in An Uncommon Courtroom: Judicial Interpreting in Hong Kong*.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oberts, Roda. P. 1997. “Community Interpreting Today and Tomorrow” . In *The Critical Link: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ed. by Silvana E. Carr et al.,7-25.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osenberg, Brett Allen. 2001. *Describing the Nature of Interpreter-Mediate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 Quant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mmunity Interpreti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Schulz von Thun, F. 1981. *Miteinander reden 1 – Störungen und Klärung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Taschenbuch-Verlag.



Wadensjö, Cecilia. 1998.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 New York: Longman.

蔣婷、李美奇、楊郁梅（2016），“仲裁庭審中仲裁員的打斷策略與權力研究”，*外語教學* 2：24-28。

任文（2010），《*聯絡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主體性意識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任文（2011），“試論口譯過程中譯員的“中立性”問題”，*中國翻譯* 6：36-41。

吳遠寧（2016），“美國法庭口譯員角色之困境”，*中國翻譯* 2：60-65。

餘蕾（2015），“外刑事庭審語境與口譯員角色困境”，*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 2：1-9。

趙軍峰、陳珊（2008），“中西法庭口譯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科技翻譯* 3: 19-22。

趙軍峰、張錦（2011），“作為機構守門人的法庭口譯員角色研究”，*中國翻譯* 1: 24-28。

朱波、高虹（2015），“法庭口譯中的角色衝突—以 Camayd-Freixas “聲明” 為例”，*外語與外語教學* 5: 75-79。